

文體明辯

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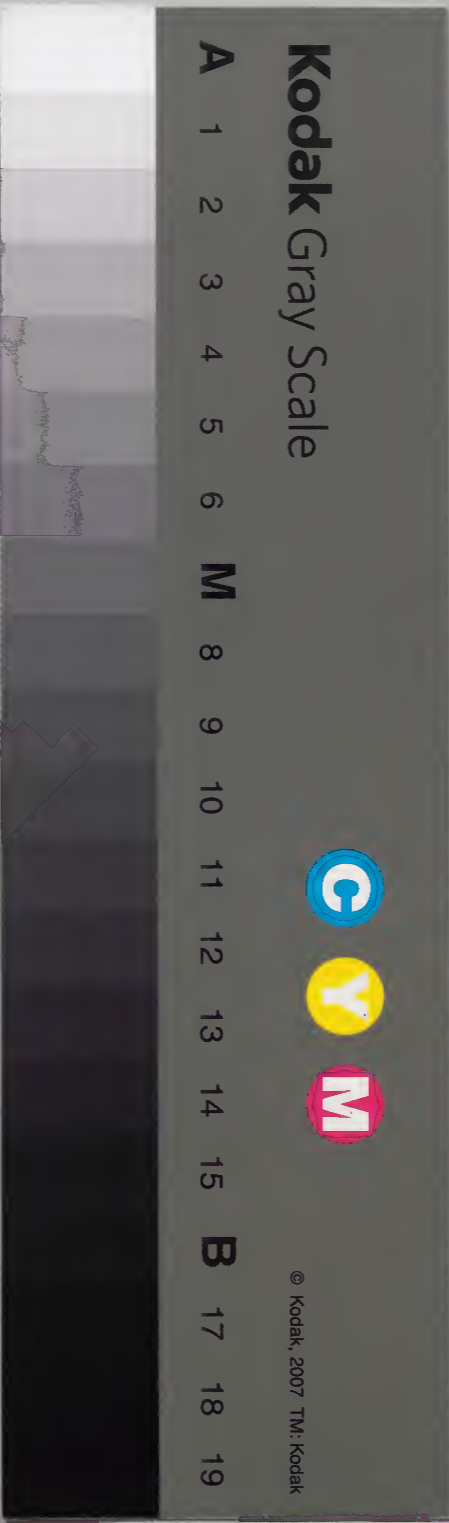
枚
7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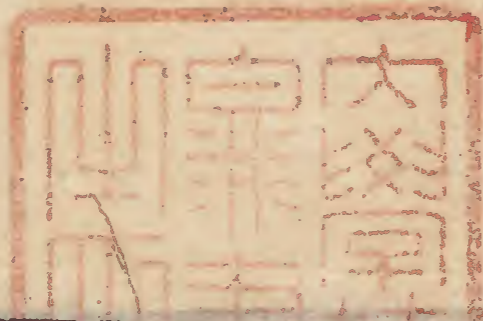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類	函架	冊號
六	二	五	三
二	一	三	八

漢 書 門			
類	號	函架	冊
二	二	四	一
九	二	一	七
二	八	二	八

內 閣 文 庫			
漢書	類	冊號	函架
二	二	七	三
二	八	一	三
二	九	二	三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53)
函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五十

記二

變體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宋歐陽脩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文庫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贊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

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
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
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
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
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
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則字又取孔子門
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
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
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令故
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

名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
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
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
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
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
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
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
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
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
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

禮記卷之五十一

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主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四字無此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脩禮樂崇尊一作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字有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脩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

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圖記為俎豆籩簠爵簋凡若干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不急一段載于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暮月稱治又能載國典脩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唯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宜黃縣縣學記

宋曾鞏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自手足之舉措又

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
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感勸懲以
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
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
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
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
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
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
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
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

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
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
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
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
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
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
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
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
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
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

言一
四一
代表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
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
久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
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味成之材而
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
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
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仁宗三年天子圖當世
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
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
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

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
祀孔氏廟又不復理皇祐亦仁宗元年會令李君
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
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
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
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
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
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
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
常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

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
令之一昌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
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孝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
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
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
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
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
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
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
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

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鄉鄰族
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
歸非遠久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
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宋曾鞏

余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
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
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
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
與睢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

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
天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貞陽之
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
湍石之川巔崖莽林驅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
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
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箒碎細之間此予之
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
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
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
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

卷之五十一

六

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
一二之猶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為身治以
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
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
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
也今天子宗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余
之力無以為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
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余之宜也予
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
窮廬穴衣藜飯芑苒之羨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

文體明詩卷五十一

七

七

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失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力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閬州張侯廟記

宋曾鞏

事嘗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辯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辯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矣夫推測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

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墉道路馬蠶猫虎之靈其為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虫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辯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

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
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
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
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
疾夫世之不盡乎在己者而聽於人不盡乎在
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
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
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
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

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
中仁宗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
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為將號
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
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沒也又能澤而
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
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
其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
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宋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
從父兄果卿皆有太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
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
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
守果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果卿
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
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宗居
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
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
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適斥之猶不滿意

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
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又七矣天寶唐玄宗
號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
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
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士門同日歸公者
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
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
下日入於散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
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
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

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唯歷軒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

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宗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

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岳陽樓記

宋范仲淹

慶曆仁宗四年春勝于京名宗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千午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

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邪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有美堂記

宋歐陽脩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名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

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唯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

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必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臺作樹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

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晝錦堂記

宋歐陽脩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卑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蘇秦不禮於其嫂買臣朱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旌導前而騎卒擁

後來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於字有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唯大丞相魏國公韓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太纛施一作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唯

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年仁宗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氣一作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

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一
言二
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韓魏公琦醉白堂記 宋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

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神英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恠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后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

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
 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
 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
 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
 天之所無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効於當時而
 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
 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
 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
 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既福混貴賤等賢愚
 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

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
 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
 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
 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
 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姑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
 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
 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
 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
 辭也乃泣而書之

王氏清虛堂記

宋蘇軾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
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
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
嘯歌吟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
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
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邪客
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
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汗而虛者以
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
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

虛存焉夫唯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
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
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囿沈酣縱
恣灑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
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
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其年
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
好知其味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
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
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徒見之也王君浮沈京師

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遠遠驚
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
有得於是矣

張君墨寶堂記

宋蘇軾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
久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
容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
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
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
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

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効一官
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
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
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
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
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
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
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
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
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

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味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其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爲鑒

豐樂亭記

宋歐陽脩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

於州城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瀟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疎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有於字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而字所在自字爲敵

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
之馮恃險阻刻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
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
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
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
休養生息一作覆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
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
谷之間乃無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
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子游

也因為本其山川而有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
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
恩德以而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
亭焉慶曆年丙戌年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
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芝閣記

宋王安石

祥符年真宗時封泰山以文天卞之平四方以受來
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
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
采山農野老攀緣徂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

溪壑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
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
上宗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
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
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
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
王之治哉大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
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
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
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

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
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畫舫齋記

宋歐陽脩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
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
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
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
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翠
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
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

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或作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州無是字飽廩食而安署居追

遷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汲汲瀉之洶欵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友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無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名善大書頰恠偉將乞其大字以顯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無字置于壁壬午仁宗慶曆

文豐月評卷下

三

三

年十二月十二日書

墨池記

宋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
有地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
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
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
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豈可以

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
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
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以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後世者何如哉慶曆年號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真州東園記

宋歐陽脩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制荆湖發運

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待御史許君
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
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權而因其暇日得州之
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
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
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
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
吾泛以畫舫之舟敵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
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葉作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
之芬芳與夫桂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

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榭水光日景古影動搖
而下上上二下二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
此前日之頽垣斷塹塹二作而荒墟墟二作也嘉時令
節州人十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鼙
鼙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
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
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
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
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

者哉然而其一作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間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宋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

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沐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沐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恠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茨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首茹可以饜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有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

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徇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執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

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鷄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神宗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木假山記

宋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夫幸而至於任爲棟梁

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
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
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
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鬣鬚於山者則為好事
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波而遠斧斤
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
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
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二峯于每思之則疑其有數
存乎其間且其蘄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
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折不腐而不

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
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埋似不偶然
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
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
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
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
意時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仙都觀三門記

宋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
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

塗唯王城為然老聃之教行天下其官視天子或
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於
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
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
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
絕嶺而上至其處其墜古地反乎寬衍決可官可
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所不能災予嘗視而
嘆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徒使世之衍衍施施
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
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官從而侈也宜

慶曆仁宗年號六年觀主道士凌齊華同相其室無不
脩而門獨庫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
既成請予記予與齊華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
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下
之公也不以入之情易天下之公齊華之取予文
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余言為厲已也夫八月日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宋曾鞏

分寧人勤生而齋施薄義而喜華其土俗然也自
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脩農桑之

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饒其外盡在田田
高下硤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壞女婦蠶杼無
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
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
歲不發然眎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
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
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
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
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
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爲一日百千出

故雖管朴徒死交迹一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
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
長佐吏比有常病其殊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
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真宗三年
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樓
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鏡鼓魚螺
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管偉然雖索其
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
士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忝累計惜樂淡泊無
累則又若能獨勝其齋施喜爭之心可思言也或曰

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
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曆三年
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
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昇來人相與圖文字買
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不可也咸曰然推
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
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
記

大悲閣記

閣在成都內壘千目千手觀音像公為之記

宋蘇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
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
聞雖無身可也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
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之衆
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
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
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於此自佛引入喻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舉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

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吾將使世人左手
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鷹而耳節鳴鼓首肯旁
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
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
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
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邪千手之
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
亦然雖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河沙諸國非有
他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
大悲乎自人身復歸於佛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氏最盛

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
教得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施
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
捧執指彈摩拊子態具備手各有執目無妄舉者
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
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
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
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
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思無

手自菩薩千手自與一手自同物至心亦至曾不
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披白羽劍
看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盃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
白拂諸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
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
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二心手手
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眾皆證無心法皆
具千手自按此記大意謂佛能一其心故能變為
千手自與吾儒靜而能應之說相似此
子瞻窮理到處不然鮮不為所惑矣頌辭
與偈無一字不類又非大才不能作也

永州龍興寺息攘記 唐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地
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
而又高凡持鋪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
穢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
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
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鮪竊帝之息
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鮪于羽郊見淮南子其言
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
邪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
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

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咸平縣丞廳醑醪記 宋張耒

咸平真宗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為咸平縣先
是章聖皇帝即真宗幸亳祠老子子通許築宮以待
幸既為縣即以官為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
密府為尉舍熙寧神宗其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
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醑醪問之邑之老
人則其為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庇
覆占庭之大半其花時大於其類邑之醑醪皆出
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

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
及也每思康自天寶玄宗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
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於
大亂自安名祿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
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
所加僅止門閥之中惟我藝祖神宗指太宗受天休
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斷百年之
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薙剪堙
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
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大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

如人之疾病盡敗醫者既已擊逐鉤取其累年之
蠹矣而後為之調利撫養安店美食以使之豐腴
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亦玄宗年號以來至於章
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
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
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
建原廟所以廣孝示後世而况當太平之盛時講
一世之太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
世示子孫以為歷代之太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
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

忘祖宗駿功成列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年天成
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醪醑之生當是時蓋
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旌頭屬車皆為
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記三上

變而不失其正上

吉州學記

宋歐陽脩

慶曆仁宗年號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
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
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

臣所能及唯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
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
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
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志
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
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
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
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
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
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一作今

知州事一有殿中丞李侯竟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
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
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
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
以為勞其良材堅麗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
而人一有字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
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
人一有字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
世家于一作吉而一有字濫官于朝一有字進不能登
揚一作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

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探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久而一作入於人者漸故字有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無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祭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一作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勿長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

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筠州學記

宋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徂於暴詐唯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

見安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為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托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

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淳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脩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

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特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仁宗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英宗三年，蓋二十有二年矣。始告

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滷庫廡，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余。余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

而使歸刻焉

袁州學記

宋李觀

皇帝宗二十有三年慶曆四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
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
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
行三十有二年至和元年范陽祖君某無知袁州始至
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疏上
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某先聞而是之議以充
合相舊夫子廟陞隘不足改為適營治之東北隅
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甍黝堊丹漆舉

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
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
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
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
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
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激奮激
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
年間擅強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
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
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

禮名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云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味能以此而

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大帝權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隄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惠帝中太守夏侯嵩於碑傍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為臺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六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孺

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此數句大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宋汪藻

先生以永貞唐順宗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唐憲宗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

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謂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雜榛蕪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止臺榭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鈞澗潭西小丘小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亦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為先生杖履徜徉之地唯黃溪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

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邪紹興高宗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鉅鉅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為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

踵相躡有之未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遠故也唐承貞觀太宗開元玄宗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為無久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唐德宗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唐代宗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者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

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
載集中凡懷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
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於學於愚
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
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
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
幾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道州毀鼻高神記

唐柳宗元

鼻高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
新相傳且千歲元和憲宗九年河東薛公名伯由

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
備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
盱江李觀諗于眾曰惟四代虞夏商周之學攷諸經可
見已筆力高古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
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
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
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
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
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
此有筆力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

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
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
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
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此
年實至和年號甲午元夏某月甲子記宋謝枋得
曰此篇非
特筆端有氣力有光餘超然不羣而其立論高遠
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誠關繫世教萬世不可磨
滅之文也本朝太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
喜誦之者其以是夫又曰袁州學記明江李觀文
河東柳洪書京兆章
友真篆稱為三絕

徐孺子祠堂記

宋曾鞏

漢自元興年號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

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罪人
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睽騰踴相
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
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
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
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
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
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
史干下非以專事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一作
孝悌去苛居宜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

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癰公起其羸髻童之囂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怨作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唯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信州興造記

宋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乘隱訕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救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

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入城水之所入垣
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
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
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廻車
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
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
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梁
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
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
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

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
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
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拯災補敗之政如此
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殊病災也
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
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
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
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
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
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興造記

宋曾鞏

太宗二年太平興國二年也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
 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
 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
 固歲輒更之用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賓
 至無舍館令治所雖有屋而庫逼破露至聽訟於
 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
 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
 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
 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寞為

鄉者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
 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
 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
 以納四方之賓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步廊
 門之上為樓斂勅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為羣吏之
 舍眎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湍各以序為廳
 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
 至於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用工總
 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大
 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仁完七年十月二十三

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九十
年間四聖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
入倍他壤有餘魚鰕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
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
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賓至不唯
得以休而耳目尚有以為之觀令居不唯得以安
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
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
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
去而索莫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

此上一段與夏令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
前句句相應夏令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
計材以至落成不唯其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
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
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為政者
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能令為難幸而得能
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
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今又幸無不
便已者得幸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唯其欲
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得也故屬余記其不特以
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豐曾鞏記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宋曾鞏

熙寧^{仁宗}年號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
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
我記之鞏辭不能書交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
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
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許財貢輸入以縣附
宜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
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本
邦自是以來田里辯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

宜之而門閔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
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
不中度程治平^{英宗}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
誥錢公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
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
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
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
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一月甲子卒功崇墉岷
與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
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下邦不失宜稱至

於伐鼓鳴角以警衆所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
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
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
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
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整屋音舟室水曲曰縣新食堂記

唐柳宗元

貞元德宗年號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
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爲軍壘二
十有六年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

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
凡其官僚罕或覲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
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脩取其餘財以構斯
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
楹齊周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
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
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爲食本月權其贏奉
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
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
要延席肅莊樽俎蓮豆作靜嘉燔炮烹飪益以酒醴

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
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
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
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行焉而和羣
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唯其馨香
醉飽之謂其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
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夷陵縣至喜堂記

宋歐陽脩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雖字無有椒漆紙以通商
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

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
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
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
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
而民之列處竈廩水而下也受者井無異位下
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以茅竹故
歲常失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作字無瓦屋者
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
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舌然歟景祐仁宗二年
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名慶治是州始樹木增城

文選明辭卷五下 邑三 三

珊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
廩異久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
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
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
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
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
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
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
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
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

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
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
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少盜爭一事而令
之日食瓜指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
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唯有罪者之所
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
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
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